

服部  
滅一  
著述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6



文庫11  
A1906

明治九年四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東京 奎章閣叢覽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目錄

附 艾金杉瓦斯會社

附

瓦斯燈

公園

附

上野山内

女學校

西洋料理店

目次

代言人社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服部 誠一著



芝金杉瓦斯會社附瓦斯燈

俚諺曰蝙蝠者入無鳥鄉而專翱翔之權天狗者向  
 無人境而高倨傲之鼻蓋謂人民未出朦昧而為微  
 物所壓制也故聞未聞之事見未見之物則恠以為  
 理外之理無欲講究其物理之力徒亦無欲弘暢我  
 智識之意恬然而安其寡聞頑乎而甘其鄙俗是名  
 之蕃夷而不容於人間世界也苟有卓見者恥己之

新繁昌記 卷之六

短而慕人之長，千琢万磨，欲以闢蕃窟之矇霧而揚  
 開化之明輝，是以萬國互通交誼也。維新以降，本  
 邦亦注目於此，勉採泰西之長而補本邦之短，專欲  
 使衆庶富其智識，其日猶雖淺，百技百藝，駁乎進步  
 如都下，則爭愛舊風，競起新業者，日多一日。人智之  
 閱明，可推而知也。試想昔日稱天文家者，不免從鍼  
 孔窺蒼空之誹，今也不然，如以全地球為一智囊，  
 無所不究，無所不測，飛輕氣球而量天之高，浮火輪  
 船而測海之大，馳瀛車而千里為一日程之往返，架  
 電線而萬國為一瞬間之應答，自由自在，千新万奇，

智不亦廣乎？技不亦妙乎？凡百般之新事，推其所由  
 生，則皆無不出於開明之一明字也。噫，大哉明乎！一  
 明以能辨其物理，亦能起其技術，又能變之，又能化  
 之，為之，而可能成測之，而可能知天地萬像，無不可  
 得能講究者，智愈智而明愈明，學問之明也。政治之  
 明也。風俗之明乎？技藝之明乎？盲者猶學而能知字，  
 聾者亦學而能聞書，在上則百官能明其職，在下則  
 萬民能明其業，明乎？又明何物不明？雖脚不曾踏地，  
 之名公巨卿，從變華族，能明下情，既明于通商于貨  
 財，而亦明于花街于柳巷，恐過其明而欲至家之暗，

新學昌記  
 卷之六

欲為吏者先明海內之職務。夜智囊之明雖未可測。能明諳賜俸之利為書生者最明。海外之事情我國之由来雖未全知。猶能明自由之論。士族也。明素餐之道而苟欲不明還祿之議。耕夫也。明其經界而願不明其租稅。是兩不可不明之明也。工乎商乎於利己之方。苟無所不明。至如絃歌者流。任猶皮與馬骨。一層能解明字義。能明酒肉之真味。能明枕藉之妙手。明于媚笑。明于欺騙。最其明者。則未見容懷而先明其囊中。有無遂明暗室之暗跡。而出暗處。恥於明處。明醜名於新聞紙上者。比之有之。是亦明中之一

明也乎。都下既雖有此百明。如不設變。暗夜為白晝之方。則未免為明々中之一欠典也。如泰西諸國。迅發明其方。輒瓦斯燈是也。先是橫濱既有其建築。都下芳原亦曾有其議。而未果者數月焉。頃日會議所更興其議。忽竣其功。而既點燈至此。都下始為闕明之完璧。而無月暗夜也。不知嗚呼明哉。瓦斯之明乎。余眼元雖矇昧。幸假其餘明。而稍覺微明。聊記瓦斯燈之明於後。讀者幸勿笑屬文之獨暗。

瓦斯會社在芝金杉新網坊之南濱。域內延袤約數百弓。中央有製瓦斯室々々。內並列五箇都竈。以鉄與

石築造之燒石炭者五奴六漢晝夜薰煙渾身黧黑  
 恰與混堂爨奴一般要暫不絕火石炭焚熱則瓦斯  
 從蒸發矣每竈附着鉄管其頭部以通瓦斯別橫架  
 一大鉄管而僅吸他五管之瓦斯竈有五管從之竈室之左  
 側安一大鉄釜其形如伏尋常釜大鉄管則彎曲通  
 這釜底是貯瓦斯之器也其釜之巨大也高達三十  
 尺周圍一百零八尺釜腰有大鐮附之八株鉄柱以  
 支持釜體而懸下四箇巨鍾於釜頭端是量瓦斯之  
 盈虛也又釜側有一室羅列三大鉄匣中盛石灰與  
 水而通鉄管其底瓦斯過之以濾淨其雜物至此始

為純粹之瓦斯最後室則銅管數條蜿蜒曲折而皆  
 傳瓦斯管端則通時辰器或寒暑錶等是測其度節  
 其量之器也自此埋大管於地中以通瓦斯因大管  
 而岐出中管四接曲通平佈滿街每街隔八十尺建  
 小鉄燈臺並列兩側燈杆之大如巨筧上分小岔每  
 口有簧四掩玻璃以避風雨簧有機左扭之則瓦斯  
 忽發種之以火則瓦斯陸續焚燒而撥起吐焰右扭  
 其簧機則瓦斯忽滅其機關之巧雖那頑固子雖那  
 舊習翁一目以可醫治鼻屈之文盲也現今分二  
 道照都中央一則自金杉橋過京橋日本橋右折達

淺草雷神門一則自日本橋直行及万世橋如橫街亦既設之瓦斯光之不及處則補以新玻璃燈英新明英器械之巧裝置之大畧雖如此其經費不過十三萬圓云且從其事者僅二十餘名今以其費額比較諸闔都之富實微々一費也總曰一小費能照大都會者可不謂利溥且價廉乎矣維新之政專謀民利總雖如此見其功績如此瞭然者鮮矣故往往有嗚不平者何不思之甚也乎宜以瓦斯燈之一明推他百般之新明也

夕陽已西晚煙漸迷萬戶半鎖時將黃昏早見一夫

插火於竿頭來左奔右走趨燈臺而傳火縱橫如織恰與兒子捕蜻蜓狀一般隨傳隨燃一竿頭之火忽吐萬燈之明通街既明而餘焰焦天滿市皆白而流華溢地銀河星未見而光先如篩鵲橋月未昇而影乍欲飛四時真是築成不夜城去一瞬早已現出廣寒宮來銀坐街上戰素色於玉樓映射之間晃々皎々恰如白鷺戲雪萬世橋頭洩光華於花木扶疎之中粲々爛々正似粉蝶迷煙或亂或繁俞燃俞輝行人相見而可相認奔車相遇而不相礙路上點塵猶可能數實不知大陽之沒也雖痴漢脚無踏牛糞滑

新編

卷之六

御之憂雖老夫眼無蹶狗頭吃驚之憂雖撈兒亦可  
無施手術於暗處之處雖兇賊亦將無振白刃於夜  
間之間假雖魑魅妖魔亦不能施其幻術故雖三尺  
之女兒子衡氣恬然而不厭夜行何憶病也秉燭行子  
夜行者雖嚴戒之見下可知記聞化之明輝可謂既及萬像也  
瓦斯燈明既雖如此照大都々人之風俗亦能如此  
明乎否記者未知也竊聞有燃無油燈於暗處者無  
油而能燃者輒一種之新發明也雖瓦斯之力恐不  
可及或云是汲油店阿淞之未流者也果信也守記  
者亦未知也

夜商既散而人行漸絕市街稍闕而街燈獨明惟見  
何物隱見於瓦斯燈之傍而黯淡有影遠則如有人  
近則忽滅影真是微妙之一怪偶捕其影則何思班  
白姬也手中草頭而手携虛燈為如有所行之狀是  
所謂三津川之守津婆而誘導人於地獄者歟聞近  
間有地獄如又見一箇少婦隱見亦無窮年垂三旬  
而春色如溢怪圓髻欲傾而揚擲支之何堪緋禪緋衰  
肥腰猶寒可思縞衣縞滅貧軀欲冷隱時則寥寥然  
而去見時則悄悄然而來常背街燈而伶俜於人屋  
下此婦也甚如怖巡警者然矣彼左則右避又右則



左避如行如止如窺如待如呼如勸如訴如說可憐  
 敝袖帶風霜夜使人動淒惻之情可憐粉面照氣燈  
 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知是情婦追暱夫者欲將惡  
 婦現行人者歟認少年則近着而能相其人若非其  
 人恐而忽隱果遇其人狎而忽親不知是何者也乎  
 在這明々燈下獨見這暗々一怪看時見癩少年戀  
 歌寄情駒辰鳴玉微醉陶然而過焉婦忽一走要之  
 道君昨夕有約必期混堂之歸而必遇于此然而君  
 不來君何無情男道郎非敢食言不得已也會途避  
 迨隣熊隣友熊熊不忖度余心而強誘引余於那女

師家然猶不能告以實郎心之苦亦可想也郎自入  
 至出不必安聲容散乎否飛一飛來則既不見卿々  
 或却非欺郎乎婦指天一方道君請勿疑妾為君偷  
 他目而既設一席妾之多情可以知也雖然獨如此  
 街上燈明何妾見瓦斯燈有如視地獄大鏡之思惟此  
 婦既知地獄之景况不然而為熊熊行處晃々人影易認  
 知其鏡謂人間地獄者乃是欺欺若觸巡之眼珠借不免縛腰之恥也雖然欲避之  
 又他無可相遇地妾痴情之切反思彼舊天之暗故  
 縫郎袂道妾固雖痴亦非不知恥鉄面皮妾恥縱可  
 忍恥可忍孰孰獨如君名何妾想令不能幹好事過時

者是非狡黠則嫉妬也。妾不堪，万恨也。况今夕過此，良人若不能專一刻，妾咒詛清正公，與阿岩稻荷而必報其怨。立語喃喃，終携其手向河岸一方而去矣。忽聞履聲，蹙然甲呼泥坊乙呼畜生，一逃一追，又遁。又趨，如有事於迎街然矣。甲道其過橫坊乙道其入背路，一人又罵曰：若雖欲脫，如燈明欺晝，何若雖欲潛如影不能掩，何？蹙々左搜右探，警吏亦湊自四方，百方偵索，竟如失盜兒。二人在薪炭積薪炭必間了々聞之，吃愕狼狽，婦道逆項，何多盜兒。汝亦偷人目亦竊盜一學之妾，屢為盜兒所驚，男傾耳道，聞得彼足音，果將

來此之足也。言未畢，突然照縱紅線燈來，二人又愕。倉皇將遁，嗚呼如何矣！前則川流，後則薪炭，欲避則無地，欲潛則有影。警吏大喝罵曰：天網雖疎，豈漏這惡漢乎？革靴如飛，蹴一蹴，二人轉倒，殆將就縛。警吏撐燈熟視道：呵呀，奇怪々々，汝非盜兒，果是私窠子之獲餘也。二人震慄，顏色如土，搥頭磨地而特唯々矣。何思樂土，忽變苦界。既陷地獄，輒苦恰是妖挑欲開，暴雨妬花，嬌蝶欲眠，狂風破夢，吏加一打曰：汝等以唯一字欲贖其罪乎？何故昧伏焉？謹具狀其實，婦乍設辭曰：妾等乃夫婦也，噫哀哉，貧困逼骨，無糊

新纂目記

卷之六

途將投二身於此川。彼時早此時遲。僅躊躇而忽為官公所認。嗚呼不幸哉。兩人之身。官請怒之。說了淚下。真窮吏轉怒雷曰。汝淫婦。勿巧欺官。吾豈乘汝口車乎。汝誠欲死。何不投于兩國于永代。此溝元淺。非可能死。况退潮乎。余烏羅。汝騙網乎。官命之重。不可不拘引於分署。勁腕早來。遂就縛於瓦斯燈下。都下屢雖芟除。這般怪物。恰如追飯上之蠅。瞬間而復集。夜多一夜。是亦一種之糟黨歟。國音糟 瓦斯通一箇老夫。肩擔蕎麥。行呼行嚮。夜深而過日本橋頭。標燈黯淡。漸暗漸滅。翁獨立橋畔。且歎且喜。適有按

摩師過。駐筇而喫。溫蕎三碗。謂翁曰。翁今如歎如喜。然矣。是何之故也。予敢問其說。翁啜滿酒曰。愚叟之歎。非獨歎喜。亦非獨喜。苟日本人。則皆所同也。君雖目不能見。耳能有聞。果聞乎否。一新開化之美事。無一民不浴其洪恩者。况老且貧如翁者乎。翁嚮夜蕎。交也有年焉。昔日則警夜無巡官。照路無街燈。惡漢隨而橫行。翁嘗為黠兒。所騙饒。凡幾回。今也不然矣。巡官警夜。瓦斯照街。夜行亦不異晝行。今宵既過。二時雖油燈既滅。道路且遠。無可敢恐者。亦無可敢憂者。是皆一新之賜也。思天恩深。則感然不知淚下。豈

新纂昌記

得不<sub>レ</sub>歎喜乎。按摩鳴不平，曰：翁勿<sub>レ</sub>吐<sub>レ</sub>耄言，世人閑<sub>レ</sub>口<sub>レ</sub>言<sub>レ</sub>一新<sub>レ</sub>呼<sub>レ</sub>開化，唯一<sub>レ</sub>目<sub>レ</sub>土木營繕之新<sub>レ</sub>而謾讚賞之。汝所謂仁恩者，果何乎？仁乎恩乎？畢竟皆無<sub>レ</sub>不出<sub>レ</sub>於己<sub>レ</sub>膏血中者。租稅也，益加<sub>レ</sub>區費也，被<sub>レ</sub>促<sub>レ</sub>曰：此<sub>レ</sub>曰<sub>レ</sub>彼<sub>レ</sub>皆欲<sub>レ</sub>巧<sub>レ</sub>收<sub>レ</sub>民之膏血，亦何謂仁恩乎？聞<sub>レ</sub>瓦斯燈既成矣，是猶<sub>レ</sub>燃<sub>レ</sub>己<sub>レ</sub>膏血也。况<sub>レ</sub>師輩以<sub>レ</sub>燈<sub>レ</sub>為<sub>レ</sub>最大<sub>レ</sub>長物，唯有一<sub>レ</sub>節<sub>レ</sub>則不論<sub>レ</sub>晝夜<sub>レ</sub>可<sub>レ</sub>能<sub>レ</sub>步行也。如<sub>レ</sub>瓦斯燈最<sub>レ</sub>余<sub>レ</sub>所<sub>レ</sub>不敢<sub>レ</sub>喜也。余輩日<sub>レ</sub>歎<sub>レ</sub>世運之衰微，耳焉<sub>レ</sub>未<sub>レ</sub>曾<sub>レ</sub>聞<sub>レ</sub>有一<sub>レ</sub>快事也。翁猶以為<sub>レ</sub>快乎？何<sub>レ</sub>老耄之甚<sub>レ</sub>！余則目之盲也。翁則心之盲也。雖<sub>レ</sub>同<sub>レ</sub>之盲<sub>レ</sub>，其實有<sub>レ</sub>霄壤之差<sub>レ</sub>，豈足<sub>レ</sub>共<sub>レ</sub>議乎。

振<sub>レ</sub>筇<sub>レ</sub>叩<sub>レ</sub>地<sub>レ</sub>，喋<sub>レ</sub>々<sub>レ</sub>然而不止。翁莞爾笑曰：吁！子言過矣。抑<sub>レ</sub>子<sub>レ</sub>鳴<sub>レ</sub>不平<sub>レ</sub>者<sub>レ</sub>所謂<sub>レ</sub>盲人之頑情也。翁為<sub>レ</sub>說<sub>レ</sub>天恩之一<sub>レ</sub>二<sub>レ</sub>汝<sub>レ</sub>在<sub>レ</sub>街上<sub>レ</sub>無<sub>レ</sub>踏<sub>レ</sub>犬糞<sub>レ</sub>，蹶<sub>レ</sub>馬<sub>レ</sub>矢<sub>レ</sub>陷<sub>レ</sub>凹<sub>レ</sub>處<sub>レ</sub>，泥<sub>レ</sub>污<sub>レ</sub>溝<sub>レ</sub>之憂者，則道路修繕不怠之賜也。在<sub>レ</sub>夜市<sub>レ</sub>亦無<sub>レ</sub>為<sub>レ</sub>車馬所<sub>レ</sub>輾<sub>レ</sub>為<sub>レ</sub>惡<sub>レ</sub>漢<sub>レ</sub>所<sub>レ</sub>欺<sub>レ</sub>，受<sub>レ</sub>黥<sub>レ</sub>兒<sub>レ</sub>侮<sub>レ</sub>，過<sub>レ</sub>咬<sub>レ</sub>狗<sub>レ</sub>害<sub>レ</sub>之憂者，則設<sub>レ</sub>巡查<sub>レ</sub>與<sub>レ</sub>街燈<sub>レ</sub>之恩也。汝猶為<sub>レ</sub>不<sub>レ</sub>蒙<sub>レ</sub>天恩乎？且<sub>レ</sub>汝<sub>レ</sub>輩<sub>レ</sub>頗<sub>レ</sub>多<sub>レ</sub>醜行<sub>レ</sub>，何以能容<sub>レ</sub>嘴<sub>レ</sub>於<sub>レ</sub>治政<sub>レ</sub>間<sub>レ</sub>？汝勿<sub>レ</sub>復<sub>レ</sub>吐<sub>レ</sub>盲言<sub>レ</sub>。按摩憤然轉<sub>レ</sub>自<sub>レ</sub>睨<sub>レ</sub>曰：余果<sub>レ</sub>有何<sub>レ</sub>醜行<sub>レ</sub>？余雖<sub>レ</sub>失明<sub>レ</sub>，未<sub>レ</sub>曾<sub>レ</sub>誤<sub>レ</sub>認<sub>レ</sub>團子<sub>レ</sub>，拾<sub>レ</sub>馬<sub>レ</sub>矢<sub>レ</sub>亦未<sub>レ</sub>誤<sub>レ</sub>認<sub>レ</sub>人<sub>レ</sub>戶<sub>レ</sub>，入<sub>レ</sub>街<sub>レ</sub>廁<sub>レ</sub>，翁道<sub>レ</sub>何<sub>レ</sub>々<sub>レ</sub>勿<sub>レ</sub>復<sub>レ</sub>起<sub>レ</sub>那<sub>レ</sub>頑情<sub>レ</sub>。余所謂<sub>レ</sub>醜行者<sub>レ</sub>，非<sub>レ</sub>是<sub>レ</sub>之謂<sub>レ</sub>也。聞<sub>レ</sub>汝<sub>レ</sub>等<sub>レ</sub>到<sub>レ</sub>某

新纂昌記

公某侯之家必先探自權妻尻及且那鬚撫其鬚則  
賞之摩其尻則讚之先副權的意而欲釣且的寵脅  
肩諂笑恬而無所恥為其目的者輒僅欲攫二三朱  
纏頭也何其醜態之甚乎會一夫又來喫蕎麥翁捧  
碗且呈且道翁雖小商心底之明如瓦斯燈非汝徒  
也按摩道何這老人余果有何醜行且汝何由證之  
翁道屢證於新聞紙上汝不能見故未知其恥也是  
不啻目盲心亦盲也汝猶有言乎按摩言少塞焉一  
夫乍容嘴曰余也雖老且聾畧聞兩君之言而亦少  
有說請聽之惟都人十中而八九盲人也其心目兩

明者不過屈指何獨谷按摩哉看他頭戴尊冠身帶  
重任與那權妻的外妾的同車而橫行白晝者比々  
有之甚則與班猫乘與馬骨乘恬然而不異何等鉄  
面我眼不能以視吾醜態者非盲而何也柳橋之臭  
話芳原之汚談若有能聞恐可瘞耳余聾則亦僥倖  
也是決非誣言亦以新聞紙可證也此徒不啻盲又  
與按摩同其業何則朝所行夕忽變昨日所進今日  
早退日々揉而又日揉終至揉倒嗚呼危哉故  
余觀煉化石則歎觀瓦斯燈則歎缺道也電信也觀  
而無不起歎者是無他恐如此美室如此美物亦揉

而搽倒也。思之則豈得不歎乎。蓋翁亦喟歎道：余觀新美而起喜歎，君觀而起悲歎，同歎而大異其情者，元是人心之所不同。各採其所欲，可矣。按摩始，閑笑口道：余聞此奇說，全得醫治頑固病焉。思兩君猶有偏一之頑塊，一悲歎一喜歎是亦可稱一病也。余搽而能知之，則三人之病皆可能全治也。不亦奇說乎。三人哄笑，別于東于西而去。按摩耶，鍼治，蓄交耶，蓄交。

公園 上野

人之呼吸於地球上，也不勞其心身，則不可暫生活。既勞其心身，則不可不慰之。若不慰之，則不能堪其

勞也。蓋造物主造山川花木之美，以喜人耳目，樂人心思者，則不出其意也。文官賜一六，休暇於百吏武官，許日曜游步於諸卒者，亦蓋欲使慰其勞而能堪其職也。若日夜電勉勞頭腦不止，則精神衰疲，恐有生病患。故泰西諸國皆開公園於都內，而許庶民縱游，以使慰其勞。本邦亦倣之，設公園地於上野，淺草兩處，而為庶民游步之域。實可謂維新之恩無所不至也。然如淺草，以奧山為公園，未有改其面目者。上野自為公園，來一變舊景，四時雜道，不暫絕游人之跡，是亦為新繁昌之一地。

東京之盛山坊水街日換工夫月新趣向可游于東  
可豫于西于南于北可游豫也而兼山水之美與煙  
霞之妍者獨上野之地耳也山曰忍岡雖甚不高山  
閑西南而眺瞻敞濶可以能暢愁眉池曰不忍雖甚  
不廣水半淺深而煙波瀟洒可以能濯塵胸山頂則  
櫻樹為林花屏匝雲耶雪耶恰如晒白幕於曉靄  
斜陽之間入山而欲無山水心則芙蓉為叢香露滴  
瀝錦耶繡耶真是醜紅衣於纈漣穀渚之中臨水而  
不見水况鳥之綿蠻戲花而奏自然之音樂况鷗之  
浮沉蹴波而出天造之活畫山之蟬妍水之窈窕朝

換幕移陽春不啻秋也紅葉織錦而風煙如滌冬也  
飛雪裁花而樹木復笑雨亦淡粧晴亦濃抹其奇其  
妙筆不勝記詩不可寫真可謂都下無雙之勝地也  
此地從來係舊幕府之墳塋與芝山一般不曾許庶  
民之縱游官從附以公園名頓為新繁昌之一地游  
客雜遝非昔日之所及也殊以芳時為最盛矣酒壚  
茶竈山上架棚外設棚花間連榻邊列榻如鱗  
斯次如櫛斯比圍花賣茶繞花街酒縱橫高下無復  
立錐地其數有六百餘箇游人之絡繹可推而知也  
何思昔日稱彌陀念佛之靈山者今日變游步熱鬧

之樂土事物之变换實不可測也。近聞極樂淨土之  
涅槃亦變移枕藉於地獄焰魔之門巷鬼女連袂而  
鬻十七春真不可思議的之奇變也。奇變之流行於  
神佛也甚矣。辨才天亦降人間而開帳女菩薩亦墮  
塵界而說經隨而說苦隨而說樂又解其帶又脫其  
衣其次有解何物云果信乎曾聞有花而能解語者  
況神乎況佛乎百解不足恠也。雖然余未曾拜其開  
帳亦未聞其說經則未知有其靈驗也。余將問之於  
上野西大師。西大師曰。西大師曰。西大師曰。西大師曰。  
膏雨已霽紙鳶飛空輕風漸軟籠鳥呼暖時是艷陽

櫻花爛熳山頂山腰芳雲一抹白之白外又不見山  
觀花人入花而迷花迷花人醉花而歌花々間之游  
客多於花之多男群女隊肩摩腕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來不游群々隊々蜩集蠅屯輻輳於一山頂  
雖頂非不廣將無我所踏地滿山笑語如湧如羨花  
間酒肉為池為林紅友社員固無來不醉焉團子連  
中亦無行不飽焉有開行厨者有傾瓢酒者有獨醉  
而樂者有與眾偕樂者有起而吟者有坐而嘯者百  
容千態各異其趣戰酒盃者紛々與落花齊飛競舞  
袖者片々與胡蝶共狂歌闕則跳又歌又跳猫兒亦



歌杓子亦跳相遇相逢無人而不狂顛於花者狂乎  
狂乎雖狂則同狂各異其狂有驕慢之狂有得意之  
狂愉快之狂愚痴之狂新狂奇顛風態可想其燃虎  
鬚而長其頤傲々然自驕其位者非山手之大將必  
下坊之隊長也其粧猫面而細其眼洒々然暗誇其  
美者非柳橋之妖物果新橋之怪獸也其扶侍兒之  
手者東京無双之新貴妃乎思是鴛馬骨變而為一  
朝之尊姐者也雖榮則榮嗚呼可憐不知我身易衰  
不如花其懸佳人之肩者日本第一之好男子乎或  
是五倍子化而貪一時之富貴者也雖貴則貴嗚呼

可憐不顧我富脆於花况游郎乎况蕩子乎無言花  
能勸酒有言花能扶醉陶然恰如無一事關心既忘  
苦既忘愁又忘其家又忘其身其次忘紙幣易飛其  
次忘身代易瘦百皆忘而狂顛於花此席兩虎決雌  
雄於東八奇腕妙手十指如飛相合々々一拳連勝  
雖彰義隊之激戰恐不如此手彼席雙猫爭優劣於  
甚九新詞奇曲三絃似吼相連々々兩口一調雖伏  
見畦之攻砲亦將避三舍時見一双醉漢酩酊如泥  
甲扭手帕抹額而及鼻左手摑肴右手捧盃乙垂畚  
禪脫尻而抵地頭簪折花背擔巨樽踉々而共蹶跟

而共危行而且酌步而且歌是真不知手足之舞  
 踏者也甲密偷便於樹陰乙亦將飛小滯此輩醉眼  
 烏知有人於後乎乍擊巡吏目而後悔早與罰金共  
 來又見一群書生木綿衣敝小倉袴裂木屐亦缺囊  
 無一物自稱僕是天下之大才子我衣雖敝我腸無  
 垢一口吞噬歐米二洲來而吐半解之洋語意氣揚  
 々逍遙于花間其眼雖如睥睨與歌妓戲與阿娘酌  
 者然下心經三寸至其臍下則嫉妬如燠不知與醉  
 仙士共我口流涎非是嘗英人之糟粕而欲釣官者  
 必啜佛人之餘唾而欲消飢者也不知乎花却笑汝

不潔見前則絃歌師率女弟子來島田五六火盆六  
 七中雜鴨脚數葉鳥田以下髻名衣裳一紋手巾一樣緋禪  
 飄風白股露雪綠鬋亂雲紅臉帶嵐欺卵艷色如倒  
 硝子嬌唇媚口簧音起而泣出谷之黃鸝顧後則宮  
 女如花滿彼高棚美服麗裝嬌姿靚粧天上忽雨美  
 人來為之前驅者必高其鼻高於猿田彥鼻是士族  
 河岸之箬葉魚而此目魚蓋在其行厨禿頭僧侶携  
 生活大黑而為蓮臺偕老之游赤鬚蕃客倩能言鸚  
 鵡謂通而呼業半觀花之快本坊之未亡人扶愛男  
 之手新道之野合娘從財夫之屍雖堅鞏欺石債主

新編國語

卷之六

亦為墮自清水舞臺之恩而入算盤珠外之興雖偏  
固如嚙苦虫頑叟亦知團子勝花之味而罄一年一  
回之醉混堂權的亦擲所生自垢之錢而游竈前阿  
三亦費所出自釜之賃而行群々連袂簇々交踵山  
耶是人々耶又海雖今日大流行之彌陀如來不動  
尊公開帳未曾有如斯熱鬧也可想茶竈之錢不知  
日費幾于錢其間又有花兒繞茶竈而鬻絃歌掃一  
絃去一絃又來片々不異角抵木戶待客次之又  
越後獅子之曲打鼓鑿々繞花倒步是皆撈奪游客  
之懷者也游人如此許多則追游人之跡生活者亦

應許多頃日都人閑口則必吐出不景氣三字余未  
信之也若使上野花有言則必曰我日遇游客不知  
幾百千若使我解語恐至聲破腰拔焉附不景氣的  
字試尋這繁昌之元素不過自由與閑化之二素也  
昔日則雖這山這花亦困於束縛中不能遍怡都人  
之類游者則不過僅借席倒瓢也今也以自由身而  
游自由山觀自由花而盡自由興不亦自由世界哉  
須次自由游以自由醉也況此地多烹亭蓬萊松源  
等抱山繞池而鬻易牙之塩梅取之有數寄屋坊之  
花皆能解語而香亦可愛且上野則四通之地而雖

何行皆不遠矣。南可戲柳於柳橋之風，北可醉花於  
芳原之月，根津之夕照，新宿之曉色，皆可能行而賞  
也。官若有意恰好，入車輻輳於山門，可伴于西，可從  
于東，車耶車乘之者，皆泥醉骨軟，頭低真與載弱弱  
於馬一般，客已散去，山正黃昏，花間鐘聲撞々報六  
時。

芳雲匝匝罩，延而絃歌為紅，香露滴漉醺席而盃盤  
自薰，上野之山春如海，櫻樹之下，人鬻春娘，誰穿花  
而架茶棚，娘何擁花而閑酒壚，嬌容靚粧與春競春，  
粉黛紅唇與花鬪，花紫紋袖長，痴蝶呼批紅錦帶垂。

茅花招入，島田鬻梳，圍綠雲而凸鬘，甲搗挾班秋水  
而斜，好姿曼娜，舉動洒落，口漏夜梅之香，腰帶風柳  
之態，美音劉曉，管絃鑑鏡，笙歌夕暮之半曲，起舞甚  
九之八分，連袂賣茶，列裳沽酒，其次買笑，其次售媚，  
又其次將隨客，所嗜有鬻者，面皮極厚，舌頭極滑，玩  
笑之不敢為意，嘲弄之亦不敢感徹，颯之平氣威之  
自若，洒々撮々然而似不知，廉恥者常晒狐樣，面於  
店前而要過客，恰與蜘蛛張網要飛虫一般相似，一  
客過則阿竹出要，阿松隨捕，阿菊亦呼，阿梅亦招，曰  
懋，欸曰息，欸曰喫，一烟欸曰啜，一椀欸，誰出火盤，何

勸茶碗獻笑者有焉。呈媚者有焉。辟娘圍一客來曰：君請謀一醉，幸有佳味在。娘一走，可命酒肉來也。客道：余與酒為仇敵，不能一滴嚥下。曰：然則團糕飲。曰：嫌厭如噎毒物。曰：水菓歟。曰：否。曰：蕃南瓜、欵薩摩薯、欵曰：皆不欲也。余所大欲者，亦大異於人矣。曰：敢問君所欲者，果何也。曰：卿等請勿冷笑。余愛最深，且嗜不飽者，乃猫與馬也。娘道：君勿愚弄妾輩。客道：決非然。卿不知乎？抑佳美之元素，則成自猫皮與馬骨。余好色甚矣，故愛其本尊也。娘一打客背，道：視君為素人者，妄誤也。何思君是古窟之老狸，愛猫愛馬，則固

其分也。唯請勿欺騙吾人。客起將去，曰：余殊愛馬，最巧御術。卿請借一鞍，試可加一鞭也。唯恐余鞭短小，不及臼撮馬腹呵々。一客跌坐於榻上，問娘曰：近况有何等珍事，請可割與愉快一分也。娘道：無々。娘輩固無可有之々。理的，穿鑿非君徒不能也。莫勿吝一話，客打膝曰：可為最第一珍者，有一聞。近年櫻樹之靈出於此山，而迷入，亦不怪談乎。娘笑曰：君勿吐戲言，是恐徒淨瑠璃文中誤傳者也乎。大古大友黑主代小町櫻，而其靈出云：此言也。世人所曾不信也。况開明之今日，况東

京之中央豈有其怪乎。竊竊屬落語家玩物。幽靈為  
 新聞紙筆種之秋也。何又有樹木之怪矣。客故起疑  
 色曰。真矣實矣。無可有之理而有者。乃怪也。余亦今  
 日實見之。噫。怪。噫。怪。娘稍如信。傾巨鬢。曰。其容如小  
 町姬者耶。曰。美亦絕美。如小町。可跣而脫。本朝之玉  
 藻前歟。漢土之楊貴妃耶。雖泰西之佳人。義律薩彼  
 多之美。恐不可敵也。曰。誠然乎。妾輩可能得見者歟。  
 曰。容易之事也。然靈魂非以肉眼可見者。能寫之者。  
 鏡耳也矣。卿請借彼。艷鏡。娘探帶間。出懷鏡。而與之。  
 客恭捧之。唱咒文曰。苟映這鏡者。則櫻之靈也。卿可

敬而拜也。彼覩之。無一影。只見鏡面有我顏。映娘有  
 疑色曰。君或勿非使。喰一盃乎。謂靈影果焉。在曰。在  
 此。這影。則櫻之變化也。曰。箇是妾顏也。可惡々々。君  
 而欺人。恐君却非狐狸之怪也乎。嗚呼。悔哉。遂罹其  
 妖術。客笑曰。卿等勿疑。余謹說其窮理。此山昔日。則  
 寥々不曾見美人。一新以降。百小町姬立。櫻花之下。  
 而待客。是非櫻之靈。而何乎。可見。卿容色不異。櫻花  
 欲綻。余願為宗定。與這花眠焉。抱關不在乎。須誘之。  
 於奧殿也。偶隣榻有醉漢。乍粧容曰。唯々。關兵衛乃  
 在此。謹可奉公命。雖然。獨如何。公犯天朝之法律。先

出罰金而後可為宗定也。宗定高呼曰：余何犯法，雖箱根荒井皆徹關，雖焉之無所妨，我行汝速可誘也。關兵衛以烟管代鉞，微顧曰：公將折這花，折花律載在五十五條中，况公園花乎？公少思之。宗定曰：汝關兵衛，幸勿憂余，非敢以空手折也。這靈元非有怒而出，募金而現也。如投黃金一刺，而乍見一夜而乍開，隱見開落不曾窮，是所以為其靈魂也。關兵衛曰：唯々然則開人目，開而可令過也。然先有不可不問者，起為舞樣曰：

抑疑君風俗，窈窕勝花容。公家之子武門士，若有

向人間相逢果，是不使容易過。必追花影尋春蹤。隣客叫道呀呼音羽屋呀呵山崎屋。

女學校

女學之大不可不開，不可不勉也。婦人於兒童一言一行皆為其模範，乃善良之階梯也。為人母者若不知一字何以能教其子為人子者，必不受教育何由能修其身。女學之大可知也。男兒而墜貴命於游惰放蕩之惡境，女子而流玉軀於淫泆泥濘之醜界，甚為強盜，又為撈兒，為夜引娼，為私窩子等者，皆因幼不受母教也。母親之責任可謂甚重矣。泰西先哲之

言曰母親者製人善行之器械也。蓋謂兒童之教育，專母之所任也。况女子於母親受其教最通而且永焉。苟欲為其母者而不學可也乎。方今觀都下之景况，惡漢蕩子甚多，為奸女淫婦亦多焉。嬾少年援其隣之姦女而會于桑林，洒落婦誘其向之惰生而遇于炭室，至閑其結尾之幕，則或謾晒恥于松枝，或溺華身于鯨口者，比々不絕。婦耶亦買讀賣新聞一枚可徵實至以千金之命為一芥之視者，抑何也。為其母者僅學伊呂二字，而未知波以下字，唯以伊呂二字教其子之所致也。女兒已催春宵花月之情，則早羨錦衣之美，而

未曾顧垢心之醜，既雖知塗紅粉之術，亦未知穿縫針之工。甚則日夜業絃歌，雖能諧梅春明烏之文句，難辨典券與公次。既長而最巧者，特不過孕子之術。此女何以能教其子。若曰雖負生子之任，其教育不任我責，則不免狗豚之藉也。是以文化國必建女學校，洽使女子就學，以稚兒之教育專任母親之手。果其如斯，其子雖欲為不善人，得乎寧以女學謂人間文化之郵驛可矣。本邦亦迅注目於斯，設立公私女學校，以欲洽教女子。隨就學者日益倍蓰，至世人目女學為一責任，頃日官又起女子師範學校，將有所

新學自記  
卷之六



大教育可謂既致文運之隆盛焉。余初記都下之新  
繁昌也。先起筆於學校者。以國家之繁昌原出于文  
化之繁昌也。後雖未出二年。女學之盛非前日之比。  
是余所以未能絕筆而又敢記女學之繁昌也。嗚呼  
盛哉。文也乎。自今又加數年。必一洗女風之惡習。無  
復破貞節墮八大地獄者。至焔魔王收情死名簿  
而奉還于出雲神社也。必矣。蓋如至改正男女會社  
之舊制。一夫一婦閨門之官。無正權乎否。則余小腦  
力非所可能測。余將讓之於賣卜先生。人相居士。  
官立女學校。在一橋內竹平坊。構造擬洋風。而渾係

新築。講堂華麗。庭園瀟灑。亦有可觀者。其建築雖不  
甚大。足以容若干生。蓋自小及大之意。而不敢急進  
也。如女子師範校。更起新築于外神田舊昇平校。乃  
師範學校。左側巨大壯麗之土木。而既竣其功。有募  
生員百名之報告。然負笈來請就學者。及二百餘名。  
云。不亦盛乎。都下既雖設公私女學校數箇。師範校  
以外。皆通學生。而其年齒概自二六至二八。如其教  
則尋常小學校。加英語學。皆使女教員教之。而隨學  
力。進步授手藝雜工等婦人必需之業。且使謹其行  
專主溫柔。而不失女子所為。女子生員亦大奮起。棄

游技戲藝而專從事於學雞鳴而起欲無下學復見而未起學々々不啻粧其身之嬋妍又將飾其心貪朝睡之錦繡

殊其靜女變彼淑姬晨出蘭房早整春粧鬢結雙輪而點雲正梳眉畫新月而香粉已薰左挾縹書右杖洋傘五鳳六鸞互爭先而輻輳自四方金步稍遲長々疊波駒辰漸速鏘々鳴玉挑乎艷容梨子嬌姿長袖閃袂彩蝶如迷垂袴翻裾紫雲欲流必穿袴恰是雅櫻破蕾旭日自薰早梅孕春風煙已香忽見兩箇佳兒相携而行話猶是海棠笑動紅唇鶯舌媚洩春

語梅名問菊名曰思君猶富春秋年記至破瓜乎否菊道未矣姊何問姊齒思必有故梅道君勿異唯羨君少而已如婢已十六加二月噫春花易老况有風雨之憂婢亦罹一大憂殆不知所道君請佞一策菊道妹雖菲才亦不免學友相助之責敢叩臆底以盡小智抑姊所憂者何乎曰婢家元某藩士也不幸失家嚴於襁褓之中又無兄弟可依者次遇削祿之命飽嘗艱難而長于慈萱之手初婢之少也慈萱曾約與親戚某二子婚實與婢為從弟慈萱僂指侍婢長也久焉頗日促其婚彼亦由媒促來數回也彼人也

面鰲如，髯漆鼻凹如，蹲踞加有痘斑，而且甚滯澁也。其醜貌如視淨瑠璃之岩水奴婢，雖非敢嫌其醜，獨如其無學，何彼特知擊劍一技，而未讀國史，况漢書乎？况橫文乎？聞頃日左袒素餐頑士，而猥主張征韓論何等，白痴何等，下愚真可厭之，獐奴也。豈足共議乎？然不從母命，則不免不孝之罪，從則必遇終世之困，婢鬱陶怛怛，讀書亦不上心，噫如這大憂，何我憂非席不可卷也。我憂非石不可轉也。憂心悄悄，寢而不寐，寤而不安，徒叉手低頭，不知其所為。君請為謀之。菊笑曰：姊何憂何恐？姊入學之日久，猶未脫舊習。

乎。昔日君父者，握無上之特權，假有恣殺其臣子，不曾問其罪，何蠻風之甚也矣。人身元上帝之所造，而父母唯不過培養之耳焉。故上帝之恩居第一，父母次之，是人間會社之通理也。今日雖君父有其權，限而不能私其臣子，姊雖母親之命，有可辭之理，則辭可矣。何必謂不孝？况如婚姻人之大倫，而雖君父不可強，姊勿有如然為拙夫，所籠絡失自主之權。然則何以能全其權？曰如妹有所大欲，女學未全，洽天下乏女教師，妹也。若有學成，不求婚，而為女教員，欲獲若干月金，以吾力能保吾身，其身之自由也。昨到鳴

原今行金杉皆謂劇場或醉墨陀花或游飛鳥山誰曰不  
 一字縱雖與彥三酌與訥外皆優夫眠亦無他人妨之  
 之權理不亦愉快乎優夫也藝人也金則唯命也  
 况於自擇良人乎然是非學成不能婦亦勉學勿失  
 自由梅曰大哉言乎婢雖不敏請事此語曰然則婦  
 速可辭慈萱也其辭々々梅曰唯斯々々洋語謂諾  
 而上講堂

一美雛頗有氣力從校歸途謂某生曰君輩頗唱男  
 女同權之新說皆稱貴物而口吻甚驕矣敢問同權  
 者何之謂乎思是亦舶來之新奇品也其價與五分

珊瑚珠孰高低生大笑曰雖新則新非可販賣于粧  
 具店者然則如別品之品者歟曰否非品物乃權也  
 然則如權郎之權者歟曰否這話兒何痴不感抑權  
 者謂各人自主之權而男女比肩也兒入校何學苟  
 在今世不知之不免人笑勿復吐胡言兒正襟曰然  
 則非新說是日本固有之通權也僕聞天皇者本邦  
 無上之貴人也然有女子而即其位者百人一首中  
 持統天皇者即其一也是非女元與男並立之確證  
 耶又以今日婦人得為戶主可知也且觀裏店橫坊  
 婦聲以常壓亭子而朝夕驅使之汲水者固其夫也

炊飯者亦其夫也。夫飲則婦亦醉，夫食則婦亦飽。甚則典夫之衣，而到寄場、行、劇場，全家之權歸婦，一手不曾見有所畏其夫。是可謂女權却勝男權也。君不聞乎新道、煨薯店之狡兒，以特能知薯味之故，為某公、愛妃、權威堂々、睥睨我父母々々、友為子、使役何等大權。又如柳巷之絃妓某，擒大將某，遂為其令閨而，狗視舊伴，是亦女權党之一首魁也。以之視之，男女同權最固有，而殊東京流行之風習也。何求之于他。一生振袖，曰如兒言，非所謂權者，乃女子之愚蔽也。女丈夫而何有此事。僕聞英米兩國女權最行焉。

良人之愛婦也。食一食器，寢同寢床，夏為翻扇而掃暑，冬為煖靴而護寒，或携手共游，或同車共行，真有偕老之契，是乃同權也。兒若欲知之，須携行厨來學。兒曰：僕雖未知女學之蘊奧，猶有一說，在如君輩競飾美裝，爭凝妖粧，好學未見如好絃歌者，誦書未見如讀情書者，或極口品評各家，少年或竭辨，誹謗四隣，處女是決非正道，乃非女權也。僕思女權者，非曰能修女道，能守貞節，毫無淫佚之醜態，而其德行學力，不讓男子之謂耶。君輩捨之，曰：詰女權者，僕所不敢信也。兒喃喃喋喋，不止，二生怫然，共揭袴曰：咄，這

狡兒何多言固非若亦得知默々兒冷笑曰敢問君  
 所穿者何之服也乎兒視洋人未見有男而為女装  
 女而着男服者君今穿男袴而主張女權是非盜男  
 權之賊則破女權之徒也宜哉無學婦之臀亭子也  
 乎二生語塞而欲先去誤陷行潦而浣其紫袴兩箇  
 吃愕道叱敗矣兒指道此是吐驕言之罰哩

西洋料理店

齊歐洲珍味齋米國蔥肴牛之肉也豚之鬻也交麵  
 包子燕卵糕乎曰葡萄酒曰小麥酒曰何曰何屠戶  
 肉店僅菓舖酒肆羅列于闔府于山于下坊無處

業平

不賣洋食無人不嘗洋味蕃客固喰官的最喰華士  
 族喰農工商喰尊姐喰貴女喰絃妓娼婦亦喰是所  
 以西洋料理大繁昌也其調和與業平全異其味隨  
 亦異其名茶曰滑比菓曰巴的炭希汁曰蘇伯羹曰  
 羅斯比斯油煎曰細底切炮肉曰擺斯鉄菜曰撒拉  
 托是其大畧也三食亦異唱晨食曰伯勒哥巴斯午  
 飯曰朱法以晚餐曰撒巴爾又饗宴曰成尼爾價各  
 有三等概自五拾錢至三圓以上五圓樓亭大抵擬  
 洋築而柱壁必塗油脂或白或青器具皆用舶品而  
 筵席渾敷耀瑜或紅或紫物皆飾美麗室必極清潔

最有名者曰精養軒曰萬國亭在尾張坊曰三河亭在神田三  
 坊河曰萬林樓在日橋坊其中有業平料理而兼西洋  
 者如萬林是也精養軒往年起一巨閣于築地入船  
 坊層樓寬我器物整齊最為其巨臂樓設數巨室  
 之中央安一大食机而蓋以白綾布机心亦置一大  
 花瓶合挿百花而四時貯春其四圍星列數脚瑣瓷  
 或盛清泉或儲香液或凝塩或冰糖任客儘嘗客圍  
 一食机而凭胡床厨奴忽來供白磁碟與高脚盃于  
 每客又列三尖箸與小片匙而菜刀副之席定則先  
 出麵包自麵包出肉汁自肉汁出油羹次燒臍次烹

魚隨喰隨出不遑手閣箸如其殘物與新送物換而  
 忽徹之不有如業半宴席陣列百味之混雜也食噉  
 亦異其法喰肉者左手持箸右手把刀々々以切肉箸  
 刺喰之吸汁者啄以及碟唇而啜之不曾用手是洋  
 宴之概况也凡來此者皆僅吞世界之大才子而固  
 以我酒食為蠻物不敢喰之腹全蓄洋腸其然乎頭  
 既貯洋腦自衣服飲食至言語應對無一不洋者故  
 自異其風致撚拿破命鬚而喋々談君主擅制之非  
 者民權家也嘆彼得爾魯國古眼而呶々話立君獨  
 裁之利者歷制家也鼓密爾氏之偽舌而論者經濟

家也。嘗弗蘭格林之餘叱而說者窮理家也。喫卷草不知煙糞焚窄袴者鯨飲家也。啜肉汁不覺汁滴流洞服者馬喰家也。以手帕屢揩虎鬚者可知喰膏物也。握菜刀頻動蚌谷者果是啣剗肉也。舉一手而鳴唇者述祝詞也。擲盃于後者受祝酒也。或有拔瑣瓷之口栓沸然酒送而吃愕者或有覆食器膏汁濺衣而歎息者。或醉而與胡床共倒者有焉。或舞而落帽也不知者有焉。或偶有入興而唱歌者其緩音如蚯蚓鳴其急調如百舌鳥真如聽唐人談語珍兮紛兮噉兮而不可解唯聞其聲而想其趣耳。此樓日本入

洋人喰逃連

固來焉。西洋人亦來焉。雖客常不絕未曾聞有露醜態者。蓋歸于洋者能守謨拉爾學洋謂修身之故也然偶有洋客而飽食脫道者甚則喰蕎麥而逃饒天夫羅而遁自冠文明二字之人而有此破廢恥獨所甚恠也。是外飾文明而內未學文明之徒歟。何以與我情卧社員異矣。由視文明與野蠻其間不容髮唯謂不學者曰蠻族也。早晚有我三千五百万兄弟皆學之日乃可稱文明國噫我人民而僅知彼食之滋味未知彼學之美旨者獨何也。余亦嘗憂國家之餘叱而云幸勿叱余亦與新聞記者一般敢質之於大方君子。



馬飛紅塵車轉怒雷恰是大方君子相携而來焉仰  
 見黑帽高聳于頂而冠德威俯拜金鎖蟠屈于塵而  
 發榮光既卷草拽一縷烟而共上樓肉齋從命忽為  
 山酒盃由令立作林又酒又肉既醉而談及宇內形  
 勢一英雄頻捻鬚喟然嘆曰嗚呼難哉治國之策余  
 欲置我文明于英佛上又擴我版圖于魯西亞右日  
 夜苦腦而謀之久久矣思以先蹂躪朝鮮八道遂  
 吞噬支那全國而漸及鋒銳於西域為策之最得者  
 余必成之余必果之屹然起投酒瓶於地曰若有所  
 不果者有如暎日一君子轟駁辨曰君何以能戰國

未可謂全富兵未可謂全強雖有百萬農兵不可以  
 戰雖有千億楮幣不可以戰先謀富而後可戰也君  
 未免暴虎憑河是世人喋々然所議其非也方今之  
 急務在專理國財先起物產歟將先省國費歟未知  
 策所出忽見溫厚君子暫脫眼鏡徐徐說出曰僕亦  
 有一見戰固非也財固不可不理雖然理財之難乎  
 非勉強朞月之間而可能為先禁游民而可使各就  
 其業也苟不勉而豈有能致富之理乎先廢華士族  
 歟先起大學校歟余亦未知孰其急各箇議論概成  
 自洋語或問英史或引佛記三士鼎立嗷々嗷々互

辨欲止又起口頭吐火舌端滴血雖議論如沸未有  
一論及其所為之方法如何者空論虛議亦如以他  
痴氣為我頭痛者空費千金時刻竟不決而去矣偶  
有厨奴能解洋語者甲道奴聽客議論言々鬪戰語  
々交劔憂國之情發輝形于外真可謂今日之雄士  
乙冷笑道彼乎何知國家之大道其風裝雖能擬鬚  
先生非真學之者唯雷同洋生不過僅藉亦鬚連中  
之口吻來吐其假聲其實鈍刀而發虛光也故雖論  
甚大雖辨甚雄到底無其結果日本謂之附燒又西  
洋謂天夫羅汝小子戒乎汝勿罹曝店之欺固為天

夫羅子所誑而為身代限戒乎小子

代言會社

從世之漸開化百般之高法亦漸開化從高法之開  
化金貨之通路亦不得不開於是金貨之盛前古無  
比豪戶富商固勿論三百之華族數千之官員概貸  
金以營利還祿之士族亦貸僧侶貸醫者貸神官貸  
淺草觀音成田不動亦貸水天宮貸金毘羅貸嗚呼  
可謂盛矣夫物換則勢亦隨變昨年之得意且那為  
今年之同業高賈今日之富戶豪商為明日身代限  
之人是以人々磨猾智銘々出詐術爭出於人意表

以思網其利。鼓舌舞辨而借金，固不顧息之輕重。豈亦逞謀利之多少乎？當戰其商法也。制勝者甚，歟取敗者常居十之八九。故負債家雖過還期，利子猶不能償。况母金乎？債主往促之，則百方彌縫以請緩。其期曰：若過其期，猶不能還，出罰金幾十圓。或一日加何分之息，以償違約之罪。更記證券貼印紙以改約。復過其期，又不還。債主往嚴急督促，則細君出接曰：生憎今日家夫不在，妾不知何理。對貴客雖無一謝詞，又不能如何。請勞他日再來問其歸期。則曰：不可測。債主喃喃說苦，訴冤而歸。是負債家豫命婦以為

苟免之計耳。其實潛伏樓上而閉酌，歟或假寐也。如此輩今日流行之弊習，而未曾知恥者也。他日債主又往，又不在，又往，又不在。今也氣益急，意益激，欲迫其保證人而到其家，則是亦不在。同窟之狐狸於是憤恨不能自禁，遂賴代言社而訴之。此是金錢貸借之概况，尚雖多種々雜話，以金錢出入為最多矣。實可謂尋乎中之一大戰也。聞法庭一日新訴不下三百餘件。是所以代言社之繁昌也。

代言社者，大概舊官員或書生之結社者，而其名必以法律研究其實，皆為代言代書之徒也。其社曰北

洲舍在羌北曰貴知法舍在羌五郎曰盡辭舍在羌南曰逾

明舍在羌淺草曰何曰何此等皆得官准而開社者也

其他有未受官准而結社者或有一個々々為代言

為代書者或士族或賣卜者或講談師或公事師一

々不暇枚舉大凡府下十一大區一百五小區所至

而無不有代言代書之人聞近頃有婦人而為代言

者豈可不謂昌盛乎各社通門必以社号揭壁必以

規程社員則倚胡床對高机而各分掌其事務有社

長以統括之嚴如小衙門如其規程各社雖有大同

小異其略曰先受原告之依頼者不肯受其被告之

依頼先受被告者不受其原告曰金錢出入之訴訟

仰公裁獲全勝則為謝金令納其金額十分一曰每

莅法庭必從公則一回納五十錢曰代書一葉八行

二十字亦從公則納十錢曰他雜訟則量其事之輕

重與其物之大小而納其價之十分一曰何曰何章

程數十条但人之依頼也親聞其情實參考之於條

理而後受理云

有一僮父手一拔之證券來請曰賤夫某縣下何村

之農也欲輸入諛縣下之米于都下以為一商法數

月前寓馬喰街某旅店而待同志有日偶有某坊何

番地商某與本府士族某來曰如聞大人以糴米之  
商法出于都下僕等幸有金主今欲出金二萬圓以  
共謀其事貴意如何慙慙懇懇矣賤夫遂從其言彼  
曰一旦結約則必與損益必同得失互守義而將有  
如兄弟雖然面公今日為始僕等雖非敢疑公商法  
之事不可苟何則恐後日之紛紜也請出身元金千  
圓以為證僕等亦出連署證券以為據於是賤夫烏  
知為其欺立出十圓札百枚以為身元金彼若至其  
期不能踐約千圓之母金而一日加若干之利予可  
以必辦償之約也明々瞭々載在證券何思雖既過

其期有日猶未踐約故照證券促其辦償則彼呶々  
吐無理之言不肯償之俯請賴貴社以仰公裁社員  
臍底含笑諾一諾道尊老質朴全為奸兒所欺雖然  
證券現在我直彼曲不俟言明也速訴仰公裁尊老  
須記委託書僉父問委託書何為者也曰無之不能  
為代言老若不知僕與訴狀同代書焉老先喫一煙  
暫待之入告社長曰今日何日獲這奇訟宜稱鷹日  
歟攫收可知長欣然開眉道昨夜燈結花今朝鵲告  
慶果有這奇獲社員記正副訴狀與委任證出曰請  
捺印僉父既捺畢社員手之而啖一啖徐々說曰夫

為代言有社則仰公裁判勝則為謝金納其金額之十分一始托者以先納其謝金之半為例規請先納五十圓與代書貸若干倘父吃驚曰嗚呼高哉謝金請必減社員指壁上曰社則揭如此箇是不唯本社一般之程規恣不可動倘夫為被剥皮肉之恩遲々探懷漸納之鄭重依賴而歸社員明日出法庭訴之判官責被告之違約下公命令速合母子返償被告叩頭百拜且說苦且乞哀曰商法失敗損亡重損亡借金積借金欲補不成欲償不能加之現今融通停滯百方運策不能得銅一錢竟至露違約之不信固

雖其罪重空拳以不能如何仰願致身代限以謝官告諸原告而命其身代限被告胸裏欣欣以為徒令始免債鬼之呵責如下劍山上安樂臺雖門匾在宅二字無復來啾々者彼愚叟何知余身代衰瘦家與地則元貸居也席與戶則曾為負債一抵當既屬某手一二之私有物不知速藏之於方寸之策庫篋苟生翼先飛去於親戚某家長持生脚早遁逃於親友某宅蒲團與屏風焉潛伏火桶與茶器焉脫去何既隱何既亡一家寥寥而無可目者狡猾可想此則却有三起家產又安知有本店早變名更起新店於者云果信欽

何處哉既及過六旬身代限者過六旬檢査其私有物不過僅見兩三瓶鍋與數箇缺碗其價可知也官召原告曰收被告二名身代使衆估競賣其所有物價僅五圓二十錢彼猶他有三四大債因計算其金額以平均法分配之則汝所受實二圓五十錢也如殘金期被告身代再與之秋此再與可在與石橋爾敗時同時必令辦償捺官印証券則在茲藏鳴呼貴哉此証券如訴訟入費由例規使被告償之社員歸呼僮夫曰一件今日有公裁夫滿面含春塹頭再三慇懃謝曰誠勞貴官如非藉貴力豈得開今日之笑眉乎洪恩無

量敢謝請速握其金一飛歸鄉而綏妻孥社員少含吊聲其怨徐々曰屠被告之身代其物價僅數圓金也彼等又有他負債各均分受之我所受不過二圓餘錢殘金待彼死灰再燃枯骨復肉之秋令辦償官印之證券則是也僕雖千萬知尊老苦情公平之官裁固法則之所憑又無如之何尊老斷念夫錯愕潰膽茫然不知所言少焉發顫音道箇是夢寐歟真實歟社員說曰尊老實雖如罹不虞之禍其實自為蓄也老何棄所慣之農而行未知之商也如飛蛾自入火豈可得其全乎老又誰怨况官乎况僕乎至今日

雖嚙臍又雖打又雖叩無一錢可出處老請斷念人  
 世豈亦無塞翁馬乎夫切齒軋々道叟有何罪遇這  
 大難噫怨噫憾如怒如悲顏色為蒼為頰頼々愀々  
 而去余思代言之難也可知一方代原告而為責人  
 之主一方代被告而為受責之客猶娼妓接醉漢於  
 一室而又交醒郎於他房至其一身以粧主客兩箇  
 之假聲雖老妓名娼之好手段能口說非同日之論  
 又猶演舌家顧左為主顧右為賓然彼止於上高坐  
 而買人笑此在於出法庭而鬪舌鋒其難易可知也  
 恐雖鸚鵡之舌換張之辨不可及况余輩鈍性雖出

智囊之身代限不可階及嗚呼難哉代言若使此輩  
 為女而有西施高尾之美必傾鍊壁城於一口說下  
 余呼此社稱大言社

班白嫗携小楊妃來曰嫗神田某坊之者也賤兒從

今春為旦的某此的果何的乎之員外權妻初以合

山家結約曰供枕藉之日數不過一六而月賜十圓

金如四季之服資別必給之爾來旦的多責臨不止

一六朝來夕到不論晴雨不問寒暑每到呼酒喚肴

日蕎交日魚錯飽嗜飽睡為費燈油爐炭亦不貽矣

如其費及月末而辨償之々約也賤兒從初夏經閉



累月口頰嗜酸味，肚腹漸脹大。此腹甚可疑，抑誰落  
數元素且的及聞之，也不啻絕踵，又不賜月金，又不  
償酒債。媼等內飢寒交臻，外債鬼屢迫，曩媼竊往訴  
其苦情，且的道不日，吾自往辨之。媼雖待之有日，無  
何，音信實今日又往。山神出問來意，媼雖欲不言，勢  
不能包藏畧洩其意。山神怒焉，口頭噴火焰，天庭露  
綠筋。雙角早曰：吁！惡婆，賤婦以釣我良人，飽貪饒，  
我金其奸計可惡。我非被若既所奪掠，我恨難  
消。若有何缺，面皮復來喋々乎？假令良人雖欲償之，  
吾不肯聽。咄！若速歸，若不歸，吾將有所為。罵詈百出。

遂放逐門外。媼憤焰欲焦胸，遺恨欲倒腸。細君憤怒  
憤勢亦堪忍之繩既絕，不能默止。願欲托貴社，仰公  
裁請，幸諒察有所謀。社員熟聽其顛末，曰：此事有確  
據乎？曰：雖無證文，媼豈欺人者乎？其然乎今所聞申  
無些虛言，且賤兒腹可以徵，是其確據也。曰：不送其  
藉，未得為真妾。縱令娘有姪，以和姦論，豈得公然仰  
公裁乎？婆大息曰：然。媼携這兒投墨陀之水乎？寧縊  
且的之門乎？又無所策，出愁嘆極，而淚亦不出。社員  
又手低頭良久，曰：無止容私和，以救其急。婆抽皺頸，  
曰：貴官所欲為者，一從之。如其謝，唯命。社員諾々直

飛四脚人車到且的之門投刺乞謁時正四時且的  
歸來已脫着袴將喫一煙之時也暫且的昂然出接  
曰足下非有一面識唐突來乞謁者想必電信之周  
旋矣何等固辭々々社員腔裏冷笑曰僕固非然者  
某代言社之一員也偶神田某坊之老婆拉一以婦  
來請以云々仰公裁事關貴官不知果有此事乎否  
或如真須自為計不然僕直坐法庭決是非耳的錯  
愕顏色忽變虛威忽消虎音亦變蟲聲曰箇般醜行  
如係公裁僕必不免々々一字免字何免乎甚于先生  
畏猛獅畏中惡魔上  
厚意故來謀之其恩不可忘他日有好機會僕必為

電信之鍊線以報之曰僕固畏要路之危險不敢望  
其報是亦僕所固辭貴官欲無聊此一件於坤輿速  
可有一議也曰敢問如何則可矣曰聞彼婦既姪及  
五月貴官宜及其分身之日負擔其衣食費給之至  
分身之後醫藥產婆之謝等亦皆償之而可收養其  
赤子也如是僕可圖私和的歡然聲濁後悔曰僕既  
有妻孥在不能得養贅兒且山妻嫉妬特甚矣如聞  
姪一字山神不啻夜叉亦類其怒實可想先生請勿  
高聲沉思久之漸發樊噲之勇斷曰噫背不能換腹  
到底非因金力不可鎮撫敢閉目吞淚附百圓於先

生々々請以永絕紛紜之源僕更有所報社員一諾  
日果說諭老婆必奏鎮狄將軍之功幸勿復懸齒牙  
歸直叩婆門婆迎勞道實勞玉趾不知所謝社員故  
整容曰初聞吉鋒也的言曰彼等固騙我如姓一事  
非余所曾聞全出於圖賴之奸計抗辨再四不敢服  
一言下挫的曰聞論再四僕磨舌酸唇千議萬論漸  
者代言家得意之能辨使的屈撓嗚呼箇般之事僕雖非敢誇功實非容易  
之苦戰也婆曰唯々誠勞貴意何辭能謝社員徐探  
百金於懷曰此是私和斷緣之淚金也宜以為其計  
思雖未足飽亦恐慾鷹之貪婪却失瓜婆驚眼乍注

紙幣拾字胸裏悻々竒獲出望外喜色早上眉先使  
阿娘拜謝俄獻狐媚多慾如鷹利眼如鸞曰非由官  
力鳥能有此結果敢獻祝盃官請幸罄一醉婆與阿  
娘交相侑日已黃昏主客皆醉婆撫某背道官如既  
醉然矣破屋雖矮小薄衾雖敝垢請取一睡去某道  
猶非甚醉歸去兮唯如此頭痛何頭痛二字言未畢  
玉山將頹阿娘亦留袖道妾雖醜且陋幸若有官所  
容少揉尊額及貴脚請枉就衾社員遂偷一宿於春  
如海樓上而去噫此輩安知他日自無煩法庭乎或  
是亦為代言社繁昌之一元素

昭和四十七年六月  
二月午宿小雨也  
柳田氏記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終

明治九年三月十五日御届  
明治九年四月廿七日出板

定價十五錢

著述人

福島縣士族

服部誠一

東京第五大區四ノ小區  
練堀町十五番地寄留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政吉

東京第一大區八ノ小區  
銀坐三丁目二十番地

010190532122

48-13760

